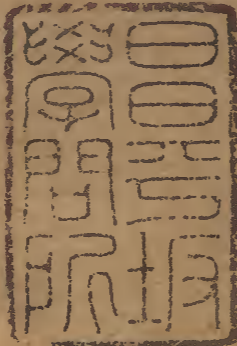


前漢書

陳仁錫評

七十三之五



漢書門			
二	一	三	七
四	八	四	八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一	三	七
七	九	四	八
函	一	六	架
冊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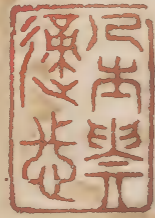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37
冊數	48 (36)
函號	279 53

三十三



前漢

卅陸



前漢書卷之七十三

韋賢傳第四十三

漢書文庫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為楚

元王傳傳子夷王及孫王戊師古曰官為楚王傳而歷相三王也戊荒

淫不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一

篇其諫詩曰蕭蕭我祖國自豕韋應劭曰在商為豕韋氏也黼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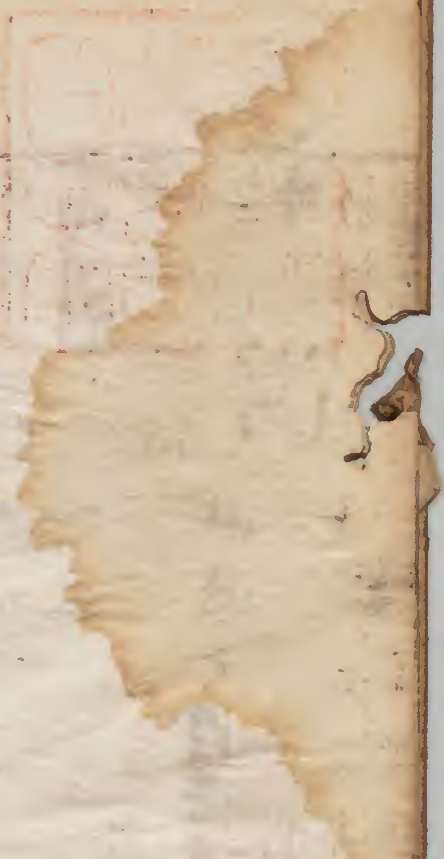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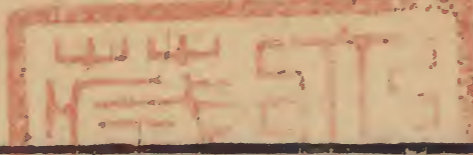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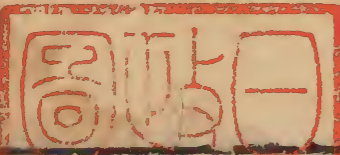
朱紱師古曰黼衣畫為斧形而白與黑為四牡龍旂彩也朱紱為朱裳畫為亞文也亞古

弗字也故因謂之紱彤弓斯征撫寧遐荒師古曰言受彤弓之

賜於此得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勲績惟光

應劭曰國語曰大彭豕韋為商伯師古曰迭至于有

前漢書卷七十三 韋賢傳



周歷世會同

師古曰繼為諸侯預盟會之事也

王報聽讜寔絕我邦

應劭曰王報周末王聽讜受讜絕豕韋氏也

我邦既絕厥政斯逸

臣瓚曰逸放也

管仲曰令而不行謂之放

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羣后靡扶靡

衛五服崩離宗周以隊

應劭曰五服謂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也師古曰庶尹

衆官之長也羣后諸侯也隊失也音直類反

我祖斯微羣于彭城

師古曰言我之

先祖於此遂微也羣古遷字其下並同

在予小子勤諛厥生

師古曰諛歎聲音許

秦上天不寧迺眷南顧授漢于京

師古曰言遭秦暴嫚無有列位躬耕於野

曰南顧言其秦之京邑授與漢也

於赫有漢四方是征靡適不懷萬

國直平

師古曰懷思也來也直古攸字攸所也言漢兵所往之處人皆思附而來萬國所以平也

迺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輔兢兢元王

恭儉淨壹惠此黎民納彼輔弼饗國漸世垂烈于後

師古曰元年王立二十七年而薨垂遺業於後嗣也迺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

不永唯王統祀師古曰咨嗟也永長也夷王立四年薨戊乃嗣位故言不永也左右

陪臣此惟皇上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

祖考師古曰惟亦思也那事是廢逸遊是娛犬馬繇繇是放

是驅師古曰繇與悠同悠悠行貌放放犬也驅驅馬也務彼鳥獸忽此稼苗

烝民以匱我王以媮師古曰媮與愉同樂也言衆人失此稼穡以致困匱而王反以

也為樂所弘非德所親非俊唯囿是恢唯諛是信師古曰諛言也諭諭諂夫喭喭黃髮師古曰喭喭直信也諭如淳曰諭諭自媚貌也

音踰等音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追欲從逸

應劭曰藐遠也言疏遠忠賢之嫚彼顯祖輕茲削黜

嗟嗟我王漢之睦親師古曰睦密也言服屬近曾不夙夜以休令

聞穆穆天子臨爾下土明明羣司執憲靡顧師古曰言執天

子之法無正遐繇近殆其怙茲師古曰言欲正遠人先從近親始而王怙

特與漢戚屬不自嗟嗟我王曷不此思非思非鑿嗣

其罔則是師古曰不思鑿戒之義彌彌其失岌岌其國

應劭曰彌彌猶稍稍也罪過滋甚也岌岌致冰匪霜

致隊靡嫚瞻惟我王昔靡不練師古曰言堅冰之成起於微霜隕隊之咎

由於怠嫚也練猶閱歷之言往興國救顛孰違悔過

追思黃髮秦繆以霸師古曰言興復邦國救止顛隊之道無如伐悔其過惡秦穆公

伐鄭為晉所敗而歸乃作秦誓曰雖則員然尚猶詢

茲黃髮則罔所愆謂雖有員然之失庶幾以道謀於

黃髮之賢則行無所過矣黃髮老壽之歲月其徂年

其逮耆師古曰逮及也耆者老人面色如垢於昔君也言歲月驟往年將其耆不可殆忽

子庶顯于後師古曰於歎辭也言昔之君子庶我王幾善道所以能光顯於後世也

如何曾不斯覽黃髮不近胡不時監師古曰黃髮不近者斥遠耆老

音其靳反其在鄒詩曰微微小子既耆且陋豈不牽

位穢我王朝王朝肅清唯俊之庭顧瞻余躬懼穢此

征李奇曰於此便行也師古曰此皆孟已去遜辭不欲顯王之過惡也我之退征請于

天子天子我恤矜我髮齒赫赫天子明哲且仁縣車

之義以洎小臣應劭曰古者七十縣車致仕洎及也

音鉅嗟我小子天子以縣車之義及我也師古曰洎

豈不懷土乎庶幾王之寤覺既去彌祖惟懷惟顧

欲還輔相之相近居魯也師古曰祁祁衆貌一曰祁祁徐行

祁我徒戴負盈路師古曰徒謂學徒也戴負者謂隨其徙

也居爰戾于鄒師古曰戾至也我徒我環築

室于牆師古曰環遠也我既覈迹心存我舊夢我瀆上立于

王朝應劭曰瀆上孟所居彭城其夢如何夢爭王室

其爭如何夢我王弼師古曰弼戾也言夢爭王寤其

外邦歎其喟然師古曰夢在王朝及寐之寤乃在鄒

念我祖考泣涕其漣微微老夫咨既遷絕師古曰咨

與舊居洋洋仲尼視我遺烈師古曰洋洋美盛也烈

絕也人故言示濟濟鄒魯禮義唯恭誦習茲歌于異他邦

我雖鄙耆心其好而我徒侶爾樂亦在而師古曰而

辭侶和樂貌音口且反孟卒于鄒或曰其子孫好事述先人之

志而作是詩也自孟至賢五世賢為人質朴少欲篤

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為

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大

鴻臚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與公卿共尊立孝宣

帝帝初即位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爵關內侯食邑

徙為長信少府師古曰長信者太后以先帝師甚見

經術可以  
經世務謂  
經之有術  
也非窮經

韋賢父子  
殊不足傳  
傳其父子  
漢相著之  
公卿百官  
表可也傳  
賢二詩著  
之藝文志  
可也若玄  
成一奏著  
之郊祀志  
可也

智

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封。扶。陽。侯。食。邑。七。百。  
戶。時。賢。七。十。餘。為。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  
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  
八。十。二。薨。謚。曰。節。侯。賢。四。子。長。子。方。山。為。高。寢。令。早。  
終。次。子。弘。至。東。海。太。守。次。子。舜。留。魯。守。墳。墓。少。子。玄。  
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  
籬。不。如。一。經。如淳曰籬竹器受三四  
斗今陳留俗有此器  
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為。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  
謙。遜。下。士。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以。為。  
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繇。是。名。譽。日。廣。以。明。經。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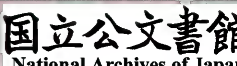
為。諫。大。夫。遷。大。河。都。尉。初。玄。成。兄。弘。為。太。常。丞。職。奉。  
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為。嗣。故。勅。  
令。自。免。師古曰恐其有罪見黜妨  
為繼嗣故令以病去官也弘。懷。謙。不。去。官。師古  
曰謂若欲代父為  
侯故避嫌不肯也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  
未。決。室。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  
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師古曰博士姓義各  
倩也宗家賢之同族  
也。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師古曰為文書於  
大行以言其事也  
以。大。河。都。尉。玄。成。為。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  
為。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卧。便。利。妄。  
笑。語。昏。亂。師古曰便  
利大小便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

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  
 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師古曰辟案事  
 丞相史廼與玄成書。師古曰即案驗玄成事也曰古之辭讓必有  
 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耻辱。為  
 狂癡。光曜晦而不宣。師古曰晦讀與暗同微哉子之所託名也。  
 僕素愚陋。過為宰相執事。師古曰過猶謬也願少聞風聲。不  
 然。恐子傷高。而僕為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  
 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  
 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  
 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

詩劾

以玄成為河南太守。兄弘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數  
 歲。玄成徵為未央衛尉。遷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  
 厚善。惲誅黨友。皆免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  
 入廟。天雨淖。師古曰淖泥也。女教反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  
 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為關內侯。玄成自傷。貶  
 黜父爵。歎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作詩自劾。責曰。赫  
 矣我祖。侯于豕韋。賜命建伯。有殷以綏。厥績既昭。車  
 服有常。朝宗商邑。四牡翔翔。師古曰翔翔安舒貌德之令顯。慶  
 流于裔。宗周至漢。羣后歷世。肅肅楚傅。輔翼元夷。師古  
詩詞亦未佳

日元王厥駟有庸。惟慎惟祗。孟康曰駟駟馬也。尚嗣書車服以庸庸功也。





詠此詩依  
然一賢者  
孔子所謂  
論薦是與

遠取則不  
滌省愆而  
戀戀於封  
爵經術之  
謂何謙讓  
之謂何

王孔佚。越遷于鄒。師古曰孔甚也佚與逸同五世壙僚。至我節侯。

應劭曰自孟至賢五世無官壙空也惟我節侯。顯德遐聞。左右昭宣。五

品以訓。既耆致位。惟懿惟貞。師古曰言以年致仕也懿美也貞盛也厥

賜祁祁。百金洎館。師古曰祁祁行來貌洎及也國彼扶陽。在京之

東。惟帝是留。政謀是從。繹繹六轡。是列是理。師古曰繹繹和

調之威儀濟濟。朝享天子。天子穆穆。是宗是師。師古曰宗

尊也言天子尊之以為師四方遐爾。觀國之輝。茅土之繼。在我俊

兄。惟我俊兄。是讓是形。師古曰形見也言其謙讓志節顯見也於休厥

德。於赫有聲。致我小子。越留於京。師古曰言致爵位於已身而留在京

師豫朝請惟我小子。不肅會同。媵彼車服。黜此附庸。師古曰媵

古情字也削爵為關內侯故云黜此附庸言見黜而為附庸也赫赫顯爵。自我隊之。

微微附庸。自我招之。誰能忍媿。寄之我顏。誰將遐征。

從之夷蠻。師古曰言已耶辱之甚無所自措故曰誰有能忍媿者以我顏寄之誰欲遠行夫者

當與相從適於蠻夷不能見朝廷之十也於赫三事。匪俊匪作。於蔑小子。

終焉其度。師古曰於嘆辭也三事三公之位也度居也言三公顯職以賢俊為之我雖微蔑方

自勉厲終當居此也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

厲其庶而。師古曰華華山也華山雖高企仰則能齊觀道德不易克厲然庶幾可及也嗟

我小子。于貳其尤。師古曰于往也尤過也自隊彼令

聲。申此擇辭。師古曰令善也擇可擇四方羣后。我監

我視。威儀車服。唯肅是履。師古曰戒他人初宣帝寵姬張婕

作詩自効  
作詩自著  
純是富貴  
熱中陽狂  
避爵非其  
真矣

好男淮陽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材。有意欲以  
為嗣。然用太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  
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師古曰風乃召拜玄  
成為淮陽中尉。是時王未就國。玄成受詔與太子太  
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  
對。及元帝即位。以玄成為少府。遷太子太傅。至御史  
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國為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  
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玄成復作詩自著。復玷  
缺之艱難。師古曰玉缺曰玷。復音房。目。反艱古艱字玷音丁。念反。因以戒示子  
孫。曰於肅君子。既令厥德。師古曰言君子之人儀服  
皆肅敬以善其德也。

此恭棣棣其則。李奇曰善咨余小子。既德靡逮。曾是

車服。荒嫚以隊。明明天子。俊德烈烈。不遂我遺。恤我

九列。師古曰恤安也九我既茲恤。惟夙惟夜。畏忌是

申。供事靡惰。師古曰申言自約天子我監。登我三事。

望我舊階。先后茲度。漣漣孔懷。應劭曰我既此登為

御事。我熙我盛。師古曰司直丞相司直也御事治事

羣公百僚。我嘉我慶。于異卿士。非同我心。

事惟艱。莫我肯矜。師古曰言已居尊位懼不克勝而

羣公百官皆來相慶。是與我心不

羣公百官皆來相慶。是與我心不

同赫赫三事力雖此畢非我所度退其罔日師古曰我雖畢

力於此然懼非昔我之隊畏不此居師古曰居合韻音基庶反今

我度茲戚戚其懼師古曰度亦居也嗟我後人命其靡常靖

享爾位瞻仰靡荒慎爾會同戒爾車服無媚爾儀以

保爾域爾無我視不慎不整我之此復惟祿之幸師古

日言我之得復此爵乃蒙天之福幸而遇之爾等不當視效而怠慢也於戲後人惟肅

惟栗無忝顯祖以蕃漢室玄成為相七年守正持重

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未見建昭三年薨謚曰共侯初賢

以昭帝時徙平陵玄成別徙杜陵病且死因使者自

白曰不勝父子恩願乞駭骨歸葬父墓上許焉子頃

侯寬嗣薨子億侯育嗣薨子節侯沈嗣自賢傳國至

玄孫乃絕玄成兄高寢令方山子安世歷郡守大鴻

臚長樂衛尉朝廷稱有宰相之器會其病終而東海

太守弘子賞亦明詩哀帝為定陶王時賞為太傅哀

帝即位賞以舊恩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列為三公賜

爵關內侯食邑千戶亦年八十餘以壽終宗族至吏

二千石者十餘人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

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

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

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

元帝之後漢業浸衰相臣不能匡救而紛紛効祀之典亦竊位之陋計耳

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師古曰六十八者郡國之

數也百六十七所宗廟之數也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

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師古曰悼皇考者宣帝之父即史皇孫并為

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如淳曰黃圖高廟有便殿是中央正殿也

師古曰如說非也凡言便殿便室者皆非正大之處寢者陵上正殿若平生露寢矣便殿者寢側之別殿

耳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土食廟

歲二十五祠如淳曰月祭朔望加臘為二十五晉灼曰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

六月七月三伏立秋糶婁又嘗粢八月先夕饋殮皆一太牢耐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十

月嘗十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便祀與此上十二為二十五祠師古曰晉說是也

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

不經之極

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

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

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

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帝時

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

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

行而禹卒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朕聞

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為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

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師古曰親謂親臨幸處也蓋建威

銷萌一民之至權也師古曰銷遏逆亂使不得萌生今賴天地之靈

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遵而定。今疏遠  
卑賤。共承尊祀。師古曰。共。讀曰恭。始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  
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  
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玄成。御史  
大夫。鄭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  
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  
出。生於心也。故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立  
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  
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  
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

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士。  
諸。侯。臣。等。愚。以。爲。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  
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  
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後。月。餘。復  
下。詔。曰。蓋。聞。名。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  
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  
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顯。其。與。將。軍。列。侯。中。二  
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  
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  
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

禘壹禘也。

師古曰殷大也禘諦也一一祭之也禘音大系反禘音洽

禘祭者

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

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

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

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

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

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

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

王成二聖之業。

師古曰二聖文王武王也

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

猶不世以行為謚而已。

師古曰謂之成王則是以行表謚也

禮廟在大

門之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為高帝受命定天下宜

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

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

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

如故。

張晏曰悼皇考於元帝祖也

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

九人以為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

罪人不帑不私其利。

師古曰帑讀與孥同

出美人重絕人類賓

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為帝

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

攘四夷宜為世宗之廟。

師古曰忠尹忠也攘卻也

諫大夫尹更始

等十八人。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師古曰。依違者一年。師古曰。依違者不決也。乃下

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

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亂受

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為代王。諸呂作亂。海

內搖動。然羣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

固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

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

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

為孝昭皇帝。後於義壹體。師古曰。一體謂俱為昭也。禮孫與祖俱為昭宣帝之

於昭帝為從孫。故云於義一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

禮儀。玄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

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

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

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

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為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

無復修。奏可。議者又以為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

不清靜。師古曰。清廟。周頌祀文王之詩。其詩云。於穆清廟。肅雍顯相。又曰。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

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眾。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

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師古曰。此禮記祭法之言。瀆。煩汗也。數音所角。

摩入言郊  
祀之文深  
可治天下  
匡衡諛附  
在顯妄議  
大禮使人  
妄指

反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間祀。皆可勿

復修。師古曰間音工寬反上亦不改也。明年玄成復言古者制

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

師古曰適讀曰嫡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

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

宜如禮。勿復修。奏可。後歲餘玄成薨。匡衡為丞相。上

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

詔問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

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

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故動作接神。

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以為前因。所幸而立廟。將

以繫海內之心。非為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

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

可止。毋修。皇帝祇肅舊禮。尊重神明。即告于祖宗而

不敢失。今皇帝有疾不豫。廼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

夢亦有其序。師古曰序緒也。謂端緒也。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修

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義。皆不敢不自親。郡

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為本。間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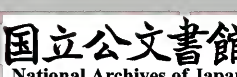
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此法不尤凶年則歲

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為不樂。是以不敢復。如誠非禮



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開賜皇帝眉壽。亾疆。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謝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師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也。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間歲而禘。師古曰。間。歲隔一歲也。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

盡義則當遷。又以爲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李奇曰。不得信。尊其父也。公子去其所而爲太宗。後尚得私祭其母。爲孫則止。不得祭。公子母也。明繼祖不復顧其私祖母也。師古曰。信讀曰申。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間祠。皆可亾修。師古曰。間音工。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反。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師古曰。溥廣也。將大也。欽敬也。若善也。稽考也。商頌烈祖之篇曰。我受命溥將。虞書堯典曰。欽若昊天。又曰。若稽古帝堯。故衡摠引之。子孫本支。陳錫無疆。誠以爲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廼敢不聽。卽以今日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



與禮重大  
豈臣衡可  
能代咎效  
金滕耶此  
旋毀亦旋  
復也

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序定亾窮  
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共職之疾皇帝願  
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為禮不得師古曰於如不  
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  
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  
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  
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為天子之祀義有所斷  
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  
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師古曰六無所依緣以作  
其文事如失指罪迺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

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亾極羣  
生百神有所歸息諸廟皆同文久之上疾連年遂盡  
復諸所罷寢廟園皆修祀如故初上定迭毀禮獨尊  
孝文廟為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迺  
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  
不敢有與焉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云元帝崩  
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案  
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師古曰言不當毀也孝惠孝景  
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  
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初高后時患臣下妄

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議者棄市  
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時以無繼嗣河平元年  
復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  
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又復擅議宗廟之命成帝  
崩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  
制書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  
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  
為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所為擅議宗廟之意也  
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  
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為繼祖宗以下五廟而

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

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

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附各本議曰臣聞周室既

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

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又曰嘽嘽

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師古曰小

雅采芑之詩也嘽嘽衆也推推盛也顯明也允信也

方叔周之卿士命為將率也言出師衆盛有如霆雷

蠻亦畏威而來服也嘽嘽音他丹反推音他回反

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罷自是  
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

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弃相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及漢興冒頓始疆破東胡禽月氏師古曰氏讀曰支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眾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畧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

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婁羌裂匈奴之右肩師古曰婁音而遮反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師古曰四、字、未、解、也功業既定廼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師古曰撫讀曰募其字從木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



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

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

師古曰。言非常數。故云變也。

苟有功德。

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母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

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眾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歆又以為禮去事有殺。師古曰：去，漸也。殺，日去。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禘，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禘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張晏

曰：去禘為壇墠掃地而祭也。師古曰：禘，是達祖也。築土為壇，除地為墠。禘音他，堯反。墠音善。大禘則終王。服虔曰：蠻夷終王乃入助祭，各以其珍貢以共大禘之祭也。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如淳曰：游，亦流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晉灼曰：以情推子以子，況祖得人心，禮何所違，故無毀。弁不禘之主也。謂下三廟廢而為虛者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為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失禮意矣。至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師古曰：謚，義也。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



師古曰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

魏相也師古曰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

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為縣臣愚

以為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

南陵師古曰在霸陵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以禮不

復修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

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為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

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

父違於禮制案義奏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

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為縣違離祖統乖繆本

義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

殷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為

後者也臣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張晏曰奉

考園罷南陵雲陵為縣奏可明園悼皇

也師古曰漢書諸贊皆固所為其有叔

司徒掾班彪曰先論述者謂固亦具顯以示後人

而或者固竊盜父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

名觀此可以免矣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滋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

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何者禮文缺

微古今異制各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觀諸儒之

議劉歆博而篤矣

劉歆博而篤則衡與玄成不篤矣

前漢書卷之七十三

韋賢傳

七

后封  
卷四 蜀南  
對策也百詰  
魏默問文

前漢書卷之七十四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

師古曰說者謂相即魏無知之後蓋承淺近之

書為妄深矣

徙平陵少學易為郡卒史舉賢良以對策高

第為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

傳師古曰傳謂縣之傳舍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奸

收捕案致其罪論棄客市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

禁止奸邪豪彊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

為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

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

大將軍在弱翁度中矣



霍光有一  
魏相而不  
能用真淺  
薄

觀千秋之  
于賢于山  
禹等遠矣  
千秋子尚  
不能保其  
武庫令而  
山禹欲有  
父持國秉  
乎此大將  
軍所心隱  
而魏相窺  
見至隱者

也獨惟大  
將軍于當  
世傑士無  
所不延納  
而獨失之  
于第一流  
人物天平  
人乎  
明智人能  
補過

一曰用武  
庫令事一  
曰因平恩  
侯一曰復

前漢書

聞此令去官必以為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  
世貴人非我殆矣師古曰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  
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為函谷京師之固  
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為關都尉子為武庫令  
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師古曰苟見丞相不  
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  
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師古曰來京  
戍卒若今衛士師古曰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  
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  
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師古曰光心以  
武庫令事嫌之

而下其賊殺師古曰久繫踰冬會赦出復有詔守茂陵令遷  
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  
時吉為光祿大夫予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  
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臧器于身相心善其言  
為霽威嚴臣瓚曰居部二歲徵為諫大夫復為河南  
太守數年宣帝即位徵相入為大司農遷御史大夫  
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為右將  
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師古曰山者去病之  
孫今言兄子此傳誤  
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  
為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

卷七十四

魏相丙吉傳

二

祿去王室。政繇冢宰。今光死。子復為大將軍。兄子秉  
 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執。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  
 通籍長信宮。師古曰。通籍。謂禁門之。或夜詔門出入。中皆有各籍。恣出入也。  
 驕奢放縱。恐寢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  
 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  
 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  
 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雍蔽。師古曰。雍。讀曰壅。宣  
 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  
 得上聞。乃罷其三侯。令就第。師古曰。禹。及雲山也。親屬皆出補  
 吏。於是韋賢以老病免。相遂代為丞相。封高平侯。食

邑八百戶。及霍氏怨相。又憚之。謀矯太后詔。先召斬  
 丞相。然後廢天子。事發覺。伏誅。宣帝始親萬機。厲精  
 為治。練羣臣。核名實。而相總領眾職。甚稱上意。元康  
 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  
 趙克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  
 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  
 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  
 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  
 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  
 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

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師古曰此引老子道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遠夷，殆

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

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

乃可。師古曰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並上從相

言而止。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

師古曰既觀國家故事又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

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

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曰臣聞明

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師古曰虞臣

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

民多背本趨末。師古曰本農業也末商賈也或有飢寒之色，為陛

相之刻深  
俱于相之  
賢處見之  
善讀者宜  
深理會

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

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

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

窮。發倉廩。振乏餒。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

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波

池。師古曰弛族也言不禁秣馬。酤酒貯積。師古曰秣

馬也酤酒者糜費深也貯積者滯米粟也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

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

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

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師古曰畜讀曰蓄禮記王制云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元鼎二年。平原

渤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於道路。二千石不

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捋。乃得蒙更生。今歲

不登。穀暴騰踴。師古曰價忽大貴也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

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

寒心。宜蚤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師繇先帝盛德

以撫海內。師古曰帥循也上施行其策。又數表采易陰陽。及

明堂月令。奏之。師古曰表謂標也曰。臣相幸得備員。奉

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

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

霍光所行 儘有可法 魏相一切 抹殺而以 鬼賈之賢 掩霍光之 才且歷舉 大不道者 二百二十 二人以見 光歷年輔 相之罪相 之偏心班 史譏得微 宛

王莽以盛  
夏刑人亡  
則時令亦  
宜講

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至。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張晏曰。木為仁。仁者生。生者園。故為規。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張晏曰。火為禮。禮者齊。齊者平。故為衡。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張晏曰。金為義。義者成。成者方。故為矩。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張晏曰。水為智。智者謀。謀者重。故為權。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張晏曰。土為信。信者誠。誠者直。故為繩。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飢。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師古曰。

曰天地之氣不閉密也。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師古曰。乘治也。節授民事。師古曰。依其節而授以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五穀孰。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天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耻。寇賊奸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如淳曰。第

曰第八天子衣服之制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

也於施行詔書第八

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

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師古曰蕭

何周昌王陵叔孫通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

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

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師古曰是奉

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

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應劭曰四時各舉所

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

六卿各得  
其人四時  
行矣

於天下賜孝第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

師古曰罷軍卒卒之疲於軍事者也  
一曰所從軍而休罷者也音薄蟹反御史大夫鼂錯

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

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

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

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相勅掾

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

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為御

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相為人嚴毅不如吉寬

視事九歲神爵三年薨謚曰憲侯子弘嗣甘露中有

相輒奏言  
則郡亦無  
不敢上者

罪削爵為關內侯。師古曰弘坐騎至宗廟下大不敬也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為魯獄史。積功勞。稍

遷至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為州從事。武帝末。巫蠱

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師古曰被召詣京師詔治巫蠱郡邸獄。

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

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

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後

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師古曰長楊五柞宮並在盩厔往來

二宮之間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

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師古曰條謂疏錄之亡輕重。一切皆殺

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

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

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

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

四海矣。師古曰吉拒閉使者天子感寤乃普赦天下其郡邸繫獄者既因吉得生而赦宥之恩遂及四

海也。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勅保養乳母。加致

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為車

騎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入為光

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

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

風神彩麗生動

連歲不決正是苦心

吉固難郭穰守至天明還以聞天威不然行欲獄吏豈亦有心者乎

晏妮

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  
 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  
 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師古曰。雖無嫡嗣。苟立支屬。今宗廟有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危社稷。故奉故云大誼。  
 廢黜。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  
 軍之壹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  
 列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  
 病。已在掖庭外家者。晉灼曰。出郡邸獄歸在外家。史氏後入掖庭耳。吉前使  
 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  
 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著龜。豈宜褒顯先

使入侍。

師古曰。侍太后。

今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

下幸甚。光覽其議。

師古曰。省納而用之。

遂尊立皇曾孫。遣宗正

劉德與吉。迎曾孫於掖庭。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

侯。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

恩。

師古曰。遭遇。謂升大位也。

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

皇太子。吉為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

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

自陳嘗有阿保之功。

師古曰。謂未為宮婢時。有舊夫。見在俗見者。

章下掖

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兩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

史府以視吉。

師古曰。視讀曰示。

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

一明其功  
 則權貴豈  
 相國下哉  
 功臣與重  
 臣從此相  
 疑天莫能  
 明其功意  
 深遠矣



孫不謹督筭汝安得有功師古曰督謂察視之獨渭城胡組淮

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詔吉求

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為庶人賜錢

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

之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

德茂焉詩不云虘亡德不報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

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

生存也應劭曰吉時疾不能起欲如君視疾加朝服

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音弗臣聞

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

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瘳師古曰瘳與愈同吉上書固辭自陳

不宜以空名受賞上報曰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

上書歸侯印是顯朕之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

專精神省思慮近醫藥以自持後五歲代魏相為丞

相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

上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減不稱職輒予長休告師古

曰長給休假令其去職也終無所案驗容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

奸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

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因以為故事公府不案

吏自吉始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者酒數

吉相業乃  
在此吏

馭吏大有  
識

逋蕩師古曰逋亡也蕩放也謂亡其嘗從吉出醉歐

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師古曰斥吉日以醉

飽之失去士使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師奇

猶第也師古曰地亦此不過汗丞相車茵耳師古曰茵

但語聲之急耳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奔命警備

事師古曰奔古奔字也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

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

師古曰刺謂知虜入雲中代郡遠歸府見吉白狀因

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

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

張晏曰瑣科也科條其人老少未已詔召丞相御

及所經歷知其本以文武進也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

知師古曰卒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

也吉乃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

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繇是益賢吉吉又

嘗出逢清道羣鬪者死傷橫道李奇曰清道時反羣鬪也師古曰清道謂

天子當出或有齋祠先令道路清淨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前行

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

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間相

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

殺人而宰  
相不聞陰  
陽從此不  
和矣如何

看做兩樣  
神禹下車  
泣涕其和  
陰陽豈丙  
吉下哉讀  
至不問死  
傷橫道令  
人欲唾

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  
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  
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  
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五鳳三年  
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  
者。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上  
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  
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  
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冤。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  
醇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上以  
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黃霸為丞相。徵  
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  
免。以廷尉于定國代為御史大夫。黃霸薨。而定國為  
丞相。太僕陳萬年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  
上稱吉為知人。吉薨。謚曰定侯。子顯嗣。甘露中。有罪  
削爵為關內侯。官至衛尉太僕。始顯少為諸曹。嘗從  
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師古曰。未祭一日  
其夕。展視牲具。謂  
之夕丞相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  
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為言。然後乃已。吉中子禹  
為水衡都尉。少子高為中壘校尉。元帝時。長安士伍

尊亦奇士  
顧為丙氏  
復爵耳

尊上書

師古曰先嘗有爵經奪免之而與士卒為伍故稱士伍其人名尊

言臣少時

為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是

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

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嘗從臣尊日

再侍臥庭上

師古曰郡邸之庭也侍謂參省之也時皇孫孩弱常在襁褓故指言臥也

後

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

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

師古曰守丞者守獄官之丞誰如者其人

名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

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

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

食皇孫亡詔令

師古曰少內掖庭主府臧之官也食讀曰飲詔令無文無從得其廩具也

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即時病

師古曰有病時也

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組徵

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教盪

師古曰去離也教盪遊戲也盪放也

數奏

其毳食物

師古曰奏進也

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

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報哉誠

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子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

比師古曰韓詩外傳云晉公子重耳之亡也過曹里

子推割其股肉以食

重耳然後能行也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

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專歸美於組徵卿

組徵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爲博陽侯臣尊不得  
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  
功不著吉子顯坐徵文奪爵爲關內侯臣愚以爲宜  
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德先是顯爲太僕十餘年與  
官屬大爲奸利臧千餘萬司隸校尉昌案劾罪至不  
道奏請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舊恩朕不忍絕免顯  
官奪邑四百戶後復以爲城門校尉顯卒子昌嗣爵  
關內侯成帝時修廢功以吉舊恩尤重鴻嘉元年制  
詔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賢  
聖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  
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  
中郎將關內侯昌爲博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二歲  
復續云昌傳子至孫王莽時乃絕

贊曰古之制名必繇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  
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  
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執也近觀漢相高祖開  
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衆  
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  
虛虛哉師古曰言君明臣賢所以致治非徒然也

前漢書卷之七十四

前漢書卷之七十五

睦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睦弘字孟魯國蕃人也少時好游俠鬪雞走馬長乃

變節從嬴公受春秋師古曰嬴姓也公長老之號耳以明經為議郎

至符節令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

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

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後有白鳥數千下

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師古曰社木社主之樹也又

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臥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樹葉

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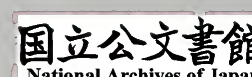
史記以風神漢書以紀律兩家各盡其長而措辭斬截班尤存更體

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爲此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孟康曰誰問擇天禮以帝位師古曰禮下賢人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師曰內官署名百官表云內官長丞初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宗正賜者其長之名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祿

言惑衆大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即位徵孟子爲郎

夏侯始昌魯人也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爲選師始昌爲太傅年老以壽終族子勝亦以儒顯名

夏侯勝字長公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師古曰共讀餘景帝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爲東平人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



行傳說災異後事簡卿師古曰姓簡名卿音奸又從歐陽氏問

為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師古曰禮之喪服也徵為

博士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師古曰每出游

戲也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

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為祆言縛以屬吏吏白大

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

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迺召

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

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師古曰惡謂忌諱也察謂計謀不敢明顯言之也五

行志曰不敢察察言也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

經術士後十餘日光卒與安世共白太后廢昌邑王

尊立宣帝光以為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師古曰省視也

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

關內侯以與謀廢立定策安宗廟益千戶宣帝初即

位欲褒先帝詔丞相御史曰朕以眇身蒙遺德承聖

業奉宗廟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北征

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氐羌昆明甌駱兩越師古曰甌駱皆越號

東定葳貉朝鮮張晏曰葳也貉也在遼東之東廓地斥境立郡縣百

蠻率服欵塞自至珍貢陳於宗廟協音律造樂歌薦

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



顯功興滅繼絕褒周之後備天地之禮廣道術之路

上天報况師古曰况賜也符瑞並應寶鼎出白麟獲海效鉅

魚師古曰效致也鉅大也神人並見山稱萬歲功德茂盛不能

盡宣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

議於是羣臣大議廷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勝

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

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過

半蝗虫大起赤地數千里師古曰言無五穀之苗或人民相食

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

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

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

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師古曰蔡義田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

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

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

行之舞天下世世獻納以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

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勝霸既久繫霸

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

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至四年夏關東

四十九郡同日地動或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千餘

人上乃素服避正殿遣使者弔問吏民賜死者棺錢

天下大學問原非無骨性人所能擔當霸未受經已前骨節毛孔俱是六經本子不過從獄中一印証耳

組綬纒纒  
世法自為  
差別自道  
眼看破有  
何異聞道  
以易聞道  
志念獄中  
受經讀著  
毛髮為立  
而霸殊不  
為奇一作  
奇想即是  
生死榮辱  
中人不是  
道中人矣

下詔曰。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託士民之  
上。未能和羣生。曩者地震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朕甚  
懼焉。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術士。有以應變補朕  
之闕。毋有所諱。因大赦。勝出為諫大夫。給事中。霸為  
揚州刺史。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上  
為君。守正者宜慎。師古曰。見。誤。相字於前。師古曰。前。天子之前。君。見於天子。見。前。臣名。不當相呼字也。  
上亦以是親信之。師古曰。知其質樸也。嘗見出道上語。師古曰。入。見。天。  
子而以其言。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  
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  
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

事。師古曰。通。謂陳道之也。懲。勝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創也。前事。謂坐議廟樂事。

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  
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五日。  
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  
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  
耳。師古曰。地。介。謂草芥之橫在地上者。俛而拾之。言。其易而必得也。青紫。卿大夫之服也。俛。即俯字也。  
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勝從父子建。字長卿。師古曰。從。父。昆弟之。  
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師古曰。言於。勝及高兩處。  
采問疑義。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  
而得之。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

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顯門名經為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勝子兼為左曹太中大夫孫堯至長信少府司農鴻臚曾孫蕃郡守州牧長樂少府勝同產弟子賞為梁內史梁內史于定國為豫章太守而建子千秋亦為少府太子少傅

房之成皆管取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

壽字贛師古曰贛音貢贛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

用師古曰共讀曰恭令極意學既成為郡史察舉補小黃令

以候司先知奸邪盜賊不得發師古曰以其常先知奸邪該欲為盜賊者

不敢發起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師古曰以課最而彼舉故欲遷

十七更本該作故

為他官也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卒於小

黃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

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孟康曰分

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為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為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兌

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王各有之氣各卦主時其古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各有

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年以孝廉

為郎永光建昭閒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

精師古曰精謂目光清明也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

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

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

日

占

課吏法所  
從來久豈  
房可撰

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

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晉灼曰。令丞尉治一縣。崇

賊滿三日不覺者。則尉事也。令覺之。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

自除。二尉負其辜。宰相准如此法。上令公卿朝臣

與房會議温室。師古曰。温室殿名也。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

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

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為不可行。唯御史大

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是時中書

令石顯顯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

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師古曰。以開宴。時而入見天子。問上

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

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

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

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

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

肖。以至於此。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

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

而非笑之。然則任豎才。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

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

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

以視萬世之君。師古曰。視讀曰示。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

言字義

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靄春凋秋  
 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虫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  
 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  
 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  
 其瘡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師古曰瘡與愈同愈  
 猶勝也今之災異及  
 政道猶幸勝於往言  
 且又不由所任之人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  
 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迺曰今為亂者  
 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  
 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  
 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

罷出後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  
 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法臣得  
 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雍塞師古曰雍  
 讀曰雍石顯五鹿充  
 宗皆疾房欲遠之師古曰出  
 之今遠去建言宜試以房為郡守  
 元帝於是以房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  
 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他郡人自第吏  
 千石已下如淳曰令長屬  
 縣自課第殿最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  
 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內與石顯五鹿充宗  
 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太守憂懼房以建昭三年  
 二月朔拜上封事曰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

臣獨欣然以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

息。孟康曰：房以消息卦為辟辟君也。息卦曰：太陰消

卦曰：太陽其餘卦曰：少陰少陽謂臣下也。并力雜

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己卯，臣拜為太守。此言上

雖明，下猶勝之効也。師古曰：言權臣蔽主之臣出之

後，恐必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

奏事。蒙哀見許，迺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張晏

曰：晉也。已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

者。房未發，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

房意愈恐，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師古曰：郵行書者

矣。也。若今傳送文書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効。法曰：道人始去寒

涌水為災。師古曰：道人有道術之人也。至其七月，涌

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

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

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

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

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孟康曰：姓正名高威自

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師古曰：趣今臣得出守郡

自詭效功。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為憂責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

帛玄成王  
鳳石顯相  
附成姦班  
史見之京  
房傳中

百奏不用  
上書可乎  
以肉投虎  
何功之有

臣塞涌水之異師古曰塞亦當也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

房至陝復上封事曰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

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孟

曰分一日為八十分分起夜半是為戊子之日日在

已西而蒙也蒙常以晨夜今向中而蒙起是臣黨盛

君不勝也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爭消息之

氣不勝彊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已丑夜有還風盡

辛卯孟康曰諸卦氣以寒溫不效後九十一日為太

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孟康曰京房傳曰雖非

猶上薄日光如此此邪陰同力而太陽為之疑也臣

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異張晏曰九陽數之極

夜食為盡而星臣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星亡

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

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為刺史

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為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

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迺蒙氣所以不解太

陽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毋

難還臣而易逆天意邪說雖安于人天氣必變故人

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

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從房受學以女妻房房與相親

每朝見輒為博道其語師古曰所與天子言皆具說之以為上意欲

莫難于天道陰陽而房知之莫易知于顯玄成之妨賢嫉能而不知避哀哉

曰得毋不可心欲之深矣

用房議而羣臣惡其害已故為衆所排博曰淮陽王上親弟敏達好政欲為國忠今欲令王上書求入朝得佐助房房曰得無不可博曰前楚王朝薦士何為不可房曰中書令石顯尚書令五鹿君相與合同巧佞之人也事縣官十餘年及丞相韋侯皆久師古曰也亡補於民可謂亡功矣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陽王即朝見勸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言丞相中書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鄭弘代之遷中書令置他官以鉤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施行矣博具從房記諸所說災異事因令房為

多言

淮陽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淮陽王石顯徵司具知之以房親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謫政治歸惡天子註誤諸侯王語在憲王傳初房見道幽厲事出為御史大夫鄭弘言之房博皆棄市弘坐免為庶人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死時年四十一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為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時平昌侯王臨以宣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



勤陰陽家

前漢書

二

術奉不肯與言而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  
 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雖愚為用若迺懷邪知益  
 為害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  
 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孟康曰北方水水生於申盛於子水性觸地而行觸物而  
 潤多所好故多好則貪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  
 而無厭故為貪狼也卯主之孟康曰東方木木生於亥盛於卯木性受水  
 為陰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  
 賊也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  
 李奇曰北方陰也卯又陰賊故為二陰王者忌之不  
 舉樂春秋禮記說者同賈氏說祭以乙卯卯亡紂以甲  
 子喪惡以為戒張晏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  
 以為忌而云夏以乙卯亡殷以甲子亡不推湯武以

興此說非也師古曰儒者以為子卯夏殷亡日大失  
 之矣何儒亮以為學者雖駁云只取夏殷亡日不論  
 殷周之興以為大失不博考其義且天人之際其理  
 相符有德者昌無德者亡以桀紂之暴虐又遇惡日  
 其理必亡以湯武之德固先天而天不南方之情惡  
 違所謂德能消殃矣豈殃能消德也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孟康曰南方火火生於寅盛  
 為惡其氣精專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  
 嚴整故為廉貞孟康曰西方金金生於巳盛於酉金之為物喜以利  
 亦加於萬物故為喜利亦所加無不寬大故曰寬大  
 也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上  
 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孟康曰上方謂北  
 生故為上辰窮水也未窮木也翼氏風角曰木落歸  
 本水流歸末故水利在亥水利在辰盛衰各得其所  
 故樂也水窮則無隙不入木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  
 上出窮則窮行故為姦邪

前漢書

卷七十五

京房傳

七

正戌丑主之

孟康曰下方謂南與西也陰氣所萌生故為下戌窮火也丑窮金也翼氏風角

日金剛火彊各歸其鄉故火刑於午金刑於酉酉午

性無所私金性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

方剛故曰公正

應今陛下明聖虛靜以待物至萬事雖衆何聞而不

諭豈况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參實亦甚

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迺正月癸未日加申有

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以大陰下抵

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也

張晏曰初元二年歲在甲戌正月二十二日癸未也太陰在太歲後孟康曰時太陰在未月建

在寅風從未下至寅南也建為主氣太陰臣氣也加

主氣是人主左右邪臣驗也晉灼曰

癸未日風未辰也時加申張說是也

平昌侯此三來

見臣皆以正辰加邪時辰為客時為主人以律知人

情王者之祕道也

張晏曰平昌侯欲依上來學為時

曰謂乙丑之日也丑為正日加未而來為邪時晉灼

曰奉以未為邪時占知平昌侯為邪人此當言皆以

邪辰加邪時字誤作正耳下言大邪之見辰時俱邪

是也翼氏曰五行動為五音四時散為十二律也

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上以奉為中郎召問奉來者

以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

日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子為辰甲為日子不用甲也辰為客時為主人見於

明主侍者為主人張晏曰禮君燕見臣則使臣為主人故侍者為主人辰正時

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

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孟康曰大正厭小邪也凡辰

時屬南與西為正北與東為

此段獨解

此

邪晉灼曰以上占推之南方巳午西方酉戌東北  
寅丑爲正西南申未北方亥子東方辰卯爲邪

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孟康曰大邪即以自知

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孟康曰凡占以見

者邪而時復邪則邪無所施故屬見者晉灼曰上言

中正客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然則小邪屬主人矣

何以知之見者以大即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

正來反我小邪故也孟康曰巳自知侍者正而時復正則正

邪見者反正孟康曰巳自知侍者正而時復正則正

上言大邪客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然則小正屬主

人矣以此法占之即以自知主人之正而時正辰邪

矣何以知我小正故也辰爲常事時爲一行假令甲

子日則一日一夜爲子時辰疏而時精其效同功必

十二時也日加之行過也參五觀之然後可知故曰察其所繇省其進退參之

六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難用外察從中甚

明故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

觀性以歷張晏曰性謂五行也歷謂日也晉灼曰翼

躁行禮丙辛主之脾性力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

堅行義乙庚主之腎性智智行敬丁壬主之也觀

情以律張晏曰情謂六情廉貞寬大公正明主所宜

獨用難與二人共也故曰顯諸仁臧諸用露之則不

神獨行則自然矣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是歲關

東大水郡國十一饑疫尤甚上廼下詔江海陂湖園

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稅損大官膳減樂府員

省苑囿諸宮館稀御幸者勿繕治太僕少府減食穀

初臆

妙已然  
用而學者  
百及得吾  
通以亡身  
一字之言  
初如此

馬水衡省食肉獸明年二月戊午地震其夏齊地人相食七月己酉地復震上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共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大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廟殿壁木飾壞敗獬道縣師古曰獬音完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厭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涌出一年地再動天惟降災震驚朕躬治有大虧咎至於此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懷鬱悼未知其序比年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饑寒以陷刑辟朕甚閔焉憊但於心師古曰憊音千感反已

詔吏虛倉廩開府減振捄貧民羣司其茂思天地之戒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各條奏悉意陳朕過失靡有所諱因赦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正也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說傷之

以法師古曰言不悅詩書而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

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布德流惠靡有

闕遺罷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貧賦醫藥師古曰賦賜

棺錢恩澤甚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

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師古曰

也名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

雨師古曰巢居鳥鵲之屬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

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

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

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臧病則氣色發

於面體病則欠伸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

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孟康曰太陰在甲戌則

日黃鍾律初起用事也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

正貞廉張晏曰甲庚皆三陽甲在東方為仁庚在西

三寅在東方木位之始故曰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

參陽也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日臨終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

歲本首王位張晏曰日臨終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

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師古曰大令謂虛倉

也補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

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

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廼為平均今

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執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師古曰言絕男女之好也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為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師古曰伯姬魯成公女。宋恭公之夫人也。幽居守寡。既久而遇火災。極陰生陽也。唯陛下下財察。師古曰財目財。

與裁同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奉自以為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答。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迺深知道之可信也。不勝拳拳願復賜問。卒其終始。師古曰間空隙也。卒盡也。上復延問以得失。奉以為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亡累年之畜。所繇來久。不改其本。難以末正。迺上疏曰。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師古曰盤庚殷王名也。將遷殷。衆庶咸怨。

作盤庚三篇以告之遂遂乃遷都事見尚書也

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為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師古曰今在新豐縣南驪山頂上也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給足德流後嗣如今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臯右阻

晏然

鼂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為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師古曰厭抑也音一葉反遠音于萬反陛下共已亡為師古曰共讀曰恭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為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亶居而改作師古曰亶讀曰但但居謂依舊都也故願陛下遷都正本眾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畜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然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為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

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母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如淳曰：呂后為主，不得為世故。八世矣。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饑饉，加之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師古曰：人專食菜，故肌膚青黃。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師古曰：比，頻也。溷，汙也。音下頓。反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

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張晏曰：如因月也。太陰是時在甲戌，當轉在乙亥，丙子左旋之也。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李奇曰：凡宮新成，殺牲以釁祭，致其五祀之神，謂之考室。師古曰：考成也。成其禮也。詩小雅斯千之詩，序曰：斯千，宣王考室也。故奉引之。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書奏天子，異其意。答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般庚遷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



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臣奉愚戇狂惑，唯陛下裁赦。其後貢禹亦言當定迭毀禮。上遂從之。及匡衡為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奉以中郎為博士，諫大夫。年老以壽終。子及孫皆以學在儒官。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寬中等守師法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方進亦善為星歷。除尋為吏數，為翟侯言事。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厚遇尋。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已問尋，尋見漢

家有中衰阨會之象，其意以為且有洪水為災。乃說

根曰：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孟康曰：紫宮天

之北宮也。極天之北極星也。樞是其迴轉者也。天文志曰：天極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太一天皇大帝也。

與通極為一體。故曰：通位帝紀也。太微四門，廣開大道。孟康曰：太微天之南宮也。

四門太微之四門也。五經六緯，尊術顯士。師古曰：六緯者五經之緯及樂緯也。翼

張舒布，燭臨四海。張晏曰：翼二十八星，十八度舒少

微處士為比為輔。孟康曰：少微四星在太微西，主故

次帝廷，女宮在後。孟康曰：言少微四星在太微次太

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師古曰：賢賢尊上，賢

也。貴之。天官上相，上將皆顛面正朝。孟康曰：朝太微宮

說語語佳

前漢書 卷七十五

李尋傳

五

東垣為上相各專一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

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說諛諛之言任乞

乞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師古曰諛諛小善也乞

孫揚孫之言言鄭可襲乃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

帥師伐鄭遂為晉襄公所禦而敗於殺三帥盡獲匹

馬隻輪皆無反者諺音踐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

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師古曰謂晉歸三帥之

雖則云然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警自言前有云然

矣百里奚本虞人也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

者國家之大寶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

輪漢興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

之理唯有賢友彊輔庶幾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

家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

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師古

曰繇讀與謠曰繇俗者謂若童謠及輿人之謠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諄逆

咎敗將至徵兆為之先見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明君恐懼修

正側身博問轉禍為福不可救者即蓄備以待之故

社稷亡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

天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張晏曰與日月爭明庶雄為桀大

寇之引也師古曰將引致大寇也此二者已頗效矣城中訛言

大水奔走土城朝廷驚駭女孽入宮應劭曰謂小此女陳持弓也

李尋傳

獨未效。聞者重以水泉涌溢，芴宮闕仍出。李奇曰：芴宮闕而出。

水也。師古曰：芴，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張晏曰：犯，

東井有水災。孟康曰：積水一星在北河北天淵。日數

十星在北斗星東南缺者，拂其角而過之也。

湛於極陽之色。張晏曰：衆陽之宗，故為極。羽氣乘宮。

孟康曰：天文志曰：西方為羽，羽少陰之位。少陰臣氣

乘於君也。晉灼曰：羽北方水也。水陰為臣宮中央土

也。土為君，今水乘土，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動，河

言臣氣勝於君也。不用其道。師古曰：錯，雜也。言河

孟康曰：黑龍冬見，張晏曰：五行盛冬雷電，潛龍為孽。

傳曰：龍見井中，幽囚之象也。繼以隕星流彗，維填

上見。孟康曰：有地維星，有四填星，皆妖星也。晉灼曰：

亦出四隅，去地可二丈，若月始日蝕有背鄉，此亦高

出所見，下有亂者亡，有德者昌。

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水迺欲盪滌，流彗

迺欲埽除，改之則有年亡期。師古曰：言可故屬者頗

有變改。小貶邪猾。師古曰：屬者日月光精，時雨氣應

此皇天右漢亡已也。師古曰：右何況致大改之宜急

博求幽隱，拔擢天士，任以大職。李奇曰：天士諸闕茸

佞調抱虛求進，及用殘賊酷虐聞者，若此之徒，皆嫉

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涌趨邪陰，湛溺太陽。師古曰：

躍同湛。為主結怨於民，宜以時廢退，不當得居位。誠

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感陰

陽，猶鐵炭之低叩，見效可信者也。孟康曰：天文志云

縣土炭也，以鐵易

土耳其先冬夏至縣鐵炭於衡各一端令適停冬陽氣  
至炭仰而鐵低夏陰氣至炭低而鐵仰以此候二至  
也及諸蓄水連泉務通利之修舊隄防省池澤稅以  
助損陰邪之盛案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  
請徵韓放服虔曰姓名也曉水掾周敞王望可與圖之根於是  
薦尋哀帝初卽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傅喜  
問尋曰間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  
重極言毋有所諱尋對曰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  
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  
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卽位開大明除忌諱博  
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師古

日過猶

謬也食太官衣御府久汗玉堂之署

師古曰玉堂殿在未央宮

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時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  
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  
唯棄須臾之間宿留瞽言師古曰間謂空隙之時也宿音先就反留音力救反  
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  
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  
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師古曰晷  
景也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  
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  
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

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晡昧亡光。師古

曰晡與暗同。又音烏。感反。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師古

起也。日出之。陰雲邪氣起者。法為牽於女。謁有所畏。師古

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

妻妾役使所營。師古曰營。謂繞也。閒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

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

至日中間差瘡。師古曰瘡。與愈同。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

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

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

強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其言悲

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

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

光。則星辰放流。張晏曰。日夜食則失光。晝立六尺。木

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閒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

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眾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

為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孟康曰。品同也。言百里內

度其景。萬里則繼其本所起。紀其宿度也。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

終始。弦為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閒者月數

以春夏與日同道。孟康曰。房有四星。其閒有三道。春

北行。北頭第一星。裏道也。與日同道者。謂過軒轅上

中央道也。此三道者。日月五星之所由也。

前漢書 卷七十五 李尋傳

信

信

后受氣。孟康曰軒轅南大星為后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

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鄭氏曰厭音厭桑之此為

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

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師古曰杖謂倚任也屋大

柱小可為寒心。師古曰言天下事重大唯陛下親求

賢士無疆所惡以崇社稷尊疆本朝。師古曰邪夜之人誠可賤惡勿

得寵異令其盛疆也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

號令為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今失

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

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張晏曰歲星為帝填星為女主也

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仰。張

曰兩宮謂紫微太微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孟康曰角兩星

紫微尾為後宮蘇林曰常占當從尾太白發越犯庫。張

北而今貫之尾為後宮之象也太白發越犯庫。張

日發越疾貌也庫天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

也孟康曰奎為天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

張晏曰黃龍軒轅也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

熒惑為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

成也熒惑厥弛。張晏曰厥弛動搖貌佞巧依執微言毀譽進類

蔽善。師古曰進其黨太白出端門。孟康曰端門臣有

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張晏曰熒惑入營室也孟康

金謂太白也上不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

堂入房星也不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

百集書 卷七十五 李尋傳 三

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疏之微師古曰微謂其事微誅放佞

人防絕萌芽以盪滌濁滅消散積惡師古曰滅與穢同母使

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

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

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

弗師古曰弗與孛同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

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師古

曰篤厚也右與祐同祐猶助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

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

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閒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

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

電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與張晏曰違於月令也師古曰與溫也

音於六反恐後有雷電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

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

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

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

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

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

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師古曰枹擊鼓之椎也音孚其字從木也

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

魏相崇月令亦此矣

前漢書

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存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武。癸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孟康曰。癸女須女也。北方天地之統。陰陽之終始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師古曰。落謂經也。備黨失綱。則踊溢為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為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為民害。師古曰。畎澮。小流也。許慎說廣尺深尺曰畎。廣此二尋深二刃。謂之會川者。水貫穿而通流也。此詩所謂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師古曰。皇甫卿士。周室女寵之族也。唯陛下留意詩

於下一有其字

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閩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



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師古曰：通人謂薦達賢材也。陵夷，謂積替也。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師古曰：伏歷，謂伏槽歷也。趨，讀曰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傅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爲君子。詔書進賢良，救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

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僞並興。外戚顯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師古曰：謂趙飛燕姊也。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克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即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

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愚臣之言。師古曰：財與裁同，謂裁量而反思之。是時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傳、新貴、祖母傳、太后尤驕恣，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久之，上不得已，遂免光、丹，而尊傳、太后。語在丹傳上。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以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為騎都尉，使護河隄。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服虔曰：重平，渤海

海縣也。晉灼曰：容丘，東海縣也。

東郡郭昌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

假鬼神，罔上惑眾，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私以相教。哀帝初立，司隸校尉解光亦以明經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歆以為不合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獄，歆安肯通此道？時郭昌為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平。

異說

段園寢廟等皆乘時事而幾其有益本無確見定語

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行咎殃且亡師古曰言知道

不能行之必有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民人

哀帝久寢疾幾其有益師古曰幾讀曰冀遂從賀良等議於

是制詔丞相御史蓋聞尚書五曰考終命師古曰周書洪範五

福之數也言得壽考而終其命也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

正理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繼太祖承

皇天總百僚子元元未有應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

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高下貿易師古曰言山崩

川竭大異連仍盜賊並起朕甚懼焉戰戰兢兢唯恐

陵夷惟漢興至今二百載歷紀開元皇天降非材之

右漢國再獲受命之符師古曰右讀曰祐祐助也朕

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

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

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年為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後月餘上疾自若師古曰自若言如故也賀良等復欲妄變政

事大臣爭以為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

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尋輔政上以其言亡驗

遂下賀良等吏而下詔曰朕獲保宗廟為政不德變

異屢仍恐懼戰栗未知所繇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

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

年一本無此行

李尋等通於陰陽治河各勤其職足矣何至謀為輔政不亦妄乎

言幾為百姓獲福師古曰幾讀曰冀卒無嘉應久旱為災以

問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背經誼違聖制不合時

宜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也

皆蠲除之師古曰唯赦令不改餘皆除之賀良等反道惑眾奸態當

窮竟皆下獄光祿勳平當光祿大夫毛莫如與御史

中丞廷尉雜治當賀良等執左道亂朝政師古曰當謂處正其

罪名傾覆國家誣罔主上不道賀良等皆伏誅尋及解

光減死一等徙敦煌郡

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

子贛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已矣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

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

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

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經設誼依託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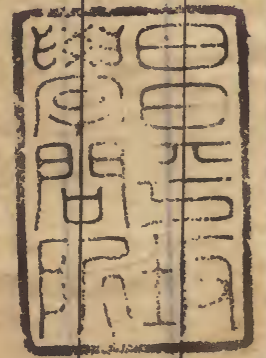
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仲舒下吏夏侯囚執眭孟誅

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

危言刺譏構怨彊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

夫

前漢書卷之七十五



文正集

前漢書 卷七十五 李尋傳

三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Vertical columns of handwritten Chinese text on the right page, arranged in a grid.

